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蘇軾資料彙編

上編
四

中華書局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蘇軾資料彙編

上編(四)

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蘇軾資料彙編/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。

—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（2004 重印）

（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）

ISBN 7-101-00348-6

I. 蘇… II. 四… III. 蘇軾（1036 ~1101）—研究資料

IV. I 206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（2003）第 120319 號

責任編輯：劉尚榮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蘇軾資料彙編

（全五冊）

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）

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68¹/₄ 印張·1436 千字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數 2001—4000 冊 定價：115.00 元

ISBN 7-101-00348-6/I·52

薛雪

橫山先生說詩，推杜浣花、韓昌黎、蘇眉山爲三家鼎立。余謂……蘇眉山天才俊逸，瀟灑風流，嬉笑怒罵，皆成文章。又因其學力宏贍，無人不得。幸有權臣與之齟齬，成就眉山到老。其長詩差可追隨二公，餘則不在語言文字間與之銖寸較量也。（《一瓢詩話》）

學詩讀詩，學文讀文，此古今一定之法，余獨以爲不然。詩不必在古人詩上，文不必在古人文上。東坡有云：「若言絃上有琴聲，放在匣中何不鳴？若言聲在指頭上，何不於君指上聽？」斯言雖淺，可以喻諸。（同上）

杜少陵「守歲阿戎家」，或云「阿咸」。董養性注作杜位小字，陳聲伯引王晏「隆昌之末，阿戎勸吾自裁以證其非。至東坡詩云「欲喚阿咸來守歲」，聲伯亦謂其以意改耳。非也。阿戎例呼從弟，阿咸例以呼姪，何必拘拘如此？」（同上）

白香山「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」。有喜其工，有詆其俗。東坡小詞「故將別語調佳人，要看梨花枝上雨。」人謂其用香山語，點鐵成金，殊不然也。香山冠冕，東坡尖新，夫人婢子，各有態度。（同上）

東坡作詩頌云：「字字覓奇險，節節累枝葉，咬嚼三十年，轉更無相涉。」又云：「衝口出常言，法度法前軌，人言非妙處，妙處在於是。」普天下詩人，當於言下領會，勿便下得轉語去。（同上）

孟東野《聞角》詩：「似開孤月口，能說落星心。」煎熬太苦，幾無生趣。坡翁自有所感，乃贊其妙，以致黃山谷楔出豫章一派，由此浸淫。（同上）

「平疇交遠風，良苗亦懷新」，其妙處無從下得著語，非陶靖節能賦之，實此身心與天游耳。坡公云：「非古之耦耕不能道，非余之世農不能識。」正道不著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才勝文與可，與可識過蘇東坡。（同上）

袁枚（一七一六——一七九八）

【答友人論文第二書（節錄）】鄭康成以禮解詩，故其說拘；元次山好子書，故其文碎；蘇長公通禪理，故其文蕩。（《小倉山房文集》卷十九）

【駁蘇子屈到嗜芰論（節錄）】屈到嗜芰，臨卒命薦芰，子木不從。《國語》是之，柳子非之，蘇子作論陋柳子。袁子曰：是蘇子之陋，非柳子之陋也。（同上卷二十一）

【錢竹初詩序（節錄）】嘗謂作詩之道難於作史。何也？作史三長：才、學、識而已；詩則三者宜兼，而尤貴以情韻將之，所謂弦外之音、味外之味也。情深而韻長，不徒詩學宜然，即其人之餘休後祚，亦於是徵焉。東坡詩風趣多，情韻少，晚年坎坷，亦其證也。（同上卷十八）

林艾軒云：「蘇詩如丈夫見客，大踏步便出去。黃詩如女子見人，先有許多粧裹作相。此蘇、黃兩公之優劣也。」（《隨園詩話》卷二）

徐凝《咏瀑布》云：「萬古常疑白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」的是佳語。而東坡以爲惡詩，嫌其未超脫也。然東坡《海棠》詩云：「朱唇得酒暈生臉，翠袖捲紗紅映肉。」似比徐詩更惡矣。人震蘇公之名，不敢掉聲。此應劭所謂「隨聲者多，審音者少」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赤壁賦》：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。」適，閒適也。羅氏《拾遺》以爲「當是『食』字」。引佛書以睡爲食。則與上文的義平險不倫。東坡雖佞佛，必不自亂其例。……東坡雪詩，用「銀海」、「玉樓」，不過言雪色之白，以銀玉字樣襯托之，亦詩家常事。註蘇者必以爲道家肩目之稱，則當下雪時，專飛道士家，不到別人家耶？《明道雜誌》云：「坡詩：『客行萬里半天下，僧卧一菴初白頭。』黃九以爲『白』字不可對『天』字，遂妄改爲『日』字。對則工矣，其如『初日頭』三字，文理不通？」（同上）

東坡言孔子不稱湯、武。按《革卦繫詞》：「湯、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」《繫詞》，孔子所作也。東坡豈不讀《易經》耶？劉後村爲吳恕齋作《詩序》云：「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，間有篇章，不過押韻之語錄、講章耳。」余謂此風，至今猶存。雖不入理障，而但貪序事、毫無音節者，皆非詩之正宗。韓、蘇兩大家，往往不免。故余《自訟》云：「落筆不經意，動乃成蘇、韓。」（同上卷二）

東坡近體詩，少蘊釀烹煉之功，故言盡而意亦止，絕無弦外之音，味外之味。阮亭以爲非其所長，後人不可爲法，此言是也。然毛西河詆之太過。或引「春江水暖鴨先知」，以爲是坡詩近體之佳者。西河云：「春江水暖，定該鴨知，鵝不知耶？」此言則太鶻突矣。若持此論詩，則《三百篇》句句不是。「在河之洲」者，斑鳩尸鳩皆可在也；何必「唯鳩」耶？「止邱隅」者，黑鳥白鳥皆可止也，何必「黃鳥」耶？

(同上卷三)

學漢、魏、《文選》者，其弊常流于假；學李、杜、韓、蘇者，其弊常失于粗；學王、孟、韋、柳者，其弊常流于弱；學元、白、放翁者，其弊常失于淺；學溫、李、冬郎者，其弊常失于纖。人能取諸家之精華，而吐其糟粕，則諸弊盡捐。大概杜、韓以學力勝，學之，刻鵠不成，猶類鶩也。太白、東坡以天分勝，學之，畫虎不成，反類狗也。佛云：「學我者死。」無佛之聰明而學佛，自然死矣。(同上卷四)

孟東野《咏吹角》云：「似開孤月口，能說落星心。」月不聞生口，星忽然有心，穿鑿極矣，而東坡贊爲奇妙，皆所謂好惡拂人之性也。(同上卷五)

蘇、黃瘦硬，短于言情。(同上)

宋嚴有翼詆東坡詩，誤以葱爲韭，以長桑君爲倉公，以摸金校尉爲摸金中郎。所用典故，被其拮摘，幾無完膚。然七百年來，人知有東坡，不知有嚴有翼。(同上)

凡作詩，寫景易，言情難。何也？景從外來，目之所觸，留心便得；情從心出，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，便不能哀感頑艷。然亦各人性之所近：杜甫長于言情，太白不能也。永叔長于言情，子瞻不能也。

(同上卷五)

余曰：「古韓、柳、歐、蘇，俱非爲時文者，何以詩皆流貫？」程魚門曰：「韓、柳、歐、蘇所爲策論應試之文，即今之時文也。不曾從事于此，則心不細而脉不清。」(同上)

劉禹錫不敢題「糕」字，此劉之所以爲唐詩也。東坡笑劉不題「糕」字爲不豪，此蘇之所以爲宋詩也。(同

上卷七

東坡云：「作詩必此詩，定知非詩人。」此言最妙。然須知作此詩而竟不是此詩，則尤非詩人矣。其妙處總在旁見側出，吸取題神，不是此詩，恰是此詩。（同上）

詩難其真也，有性情而後真，否則敷衍成文矣。詩難其雅也，有學問而後雅，否則俚鄙率意矣。太白斗酒詩百篇，東坡嬉笑，怒罵皆成文章，不過一時興到語，不可以詞害意。若認以爲真，則兩家之集，宜塞破屋子，而何以僅存若干？且可精選者，亦不過十之五六。人安得恃才而自放乎？惟糜惟芑，美穀也，而必加舂揄揚簸之功；赤董之銅，良金也，而必加千辟萬灌之鑄。（同上）

從古講六書者，多不工書。歐、虞、褚、薛，不硜硜於《說文》、《凡將》。講韻學者，多不工詩。李、杜、韓、蘇不斤斤於分音列譜。何也？空諸一切，而後能以神氣孤行；一涉箋註，趣便索然。（同上）

或言八股文體制，出於唐人試帖，累人已甚。梅式菴曰：「不然。天欲成就一文人，一儒者，都非偶然。試觀古文人如歐、蘇、韓、柳，儒者如周、程、張、朱，誰非少年科甲哉？蓋使之先得出身，以捐棄其俗學，而後乃有全力以攻實學。試觀諸公應試之文，都不甚佳，晚年得力於學之後，方始不凡。不然，彼方終日用心於五言八韻、對策三條，豈足以傳世哉？」（同上）

東坡詩，有才而無情，多趣而少韻，由於天分高，學力淺也。有起而無結，多剛而少柔，驗其知遇早，晚景窮也。（同上）

余嘗教人：「古風須學李、杜、韓、蘇四大家；近體須學中、晚、宋、元諸名家。」或問其故，曰：「李、杜、韓、

蘇才力太大，不屑抽筋入細，播入管弦，音節亦多未協。中、晚名家，便清脆可歌。」（同上）

尤貢甫在真州市得東坡石鈔，容水升許，以銅爲提，鑄次菰葉一瓣，上篆「元祐」二字，蓋即周穉所饋坡公物也。鄭炳也題云：「煉石天留雲氣古，煎茶人去水雲乾。」謝登瀛云：「母矜酒戶大，獨許石文深。」未幾，有人買獻上方矣。（同上卷十四）

人疑東坡詩云：「龍鍾三十九，勞生已強半。」三十九不得稱「龍鍾」。按：蘇軾《演義》：「龍鍾，謂不昌熾，不翹舉之貌。」《廣韻》：「龍鍾，竹名。老人如竹搖曳，不能自持。」唐人《談錄》載：「裴晉公未第時，過洛中，有二老人言：『蔡州未平，須待此人爲相。』僕聞，以告。公笑曰：『見我龍鍾，故相戲耳。』」王忠嗣以女嫁元載，歲久見輕，游學于秦，爲詩曰：「年來誰不厭龍鍾？雖在侯門似不容。」二子皆于少年未第時，自言龍鍾。（同上卷十五）

「老泉」者，眉山蘇氏瑩有老人泉，子瞻取以自號，故子由《蔡子瞻文》云：「老泉之山，歸骨其傍。」而今人多指爲其父明允之稱，蓋誤于梅都官有《老泉詩》故也。（同上）

世傳蘇小妹之說。按《墨莊漫錄》云：「延安夫人蘇氏，有詞行世，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。」《菊坡叢話》云：「老蘇之女幼而好學，嫁其母兄程潛之子之才先生。作詩曰：『汝母之兄汝伯舅，求以厥子來結姻。鄉人婚嫁重母族，雖我不肯將安云。』」考二書所言，東坡止有二妹，一適柳，一適程也。今俗傳爲秦少游之妻，誤矣！或云：「今所傳蘇小妹之詩句對話，見宋林坤《誠齋雜記》，原屬不根之論，猶之世傳甘羅爲秦相。」（同上）

「小姑娘嫁彭郎」，東坡諧語也。然坐實說，亦趣。（同上卷十六）

人有以詩重者，亦有詩以人重者。古李杜韓蘇，俱以詩名千古，然李杜無功業，不得不以詩傳；韓蘇有功業，雖無詩，其人亦傳也，而況其有詩乎？（《隨園詩話補遺》卷一）

詩家百體，嚴滄浪詩話臚列最詳，謂東坡、山谷詩，如子路見夫子，終有行行之氣。此語解頤。即我規將心餘能剛不能柔之說也。然李杜韓蘇四大家，惟李杜剛柔參半，韓蘇純剛，白香山則純乎柔矣。（同上卷三）

東坡詩云：「惆悵東闌一枝雪，人生能得幾清明。」此偷杜牧之「砌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誰倚此闌干」句也；然風調自別。（同上）

盧文弨（一七二七——一七九五）

【題宋板《施注蘇詩》】宋刻不必皆佳，而此則楷法端謹，爲尤難得。向在商邱宋公牧仲所。公撫三吳時，先外祖馮山公先生與毘陵邵子湘、吳趨吳荆山諸老，咸在幕府。宋公得此書，遂梓以行世，先外祖與校讐焉。又別爲補遺三卷附其後。今元本歸於同年友大興翁覃溪所。一披卷，不獨古香可愛，而緬惟舊澤，對之不覺生敬。乾隆庚子，頒來歲朔之日，杭東里人盧文弨書。（《抱經堂文集》卷七）

【書《東坡志林》後】此書本謂之《東坡手簡》，或謂之《手澤》，而今所題者乃皆謂之《志林》。此五卷單行者，事各從其類，頗便檢閱，與全集中所載無小異也。《稗海》本則有十二卷，視此更多，而不分類，其次序先後不同，《論古》一卷獨無之，是皆從墨迹中撥拾而成者，雖判語間亦入焉，以此知《手簡》之

名之所由來也。此皆安石碎金，若《論古》則煌煌乎大文，廁此殊不類。余兩本皆爲正其誤字，而以《稗海》本爲較善云。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既望後二日書。（同上卷十）

【《碧溪詩話》跋（節錄）】東坡詩：「浮江沂蜀有成言，江水在此吾不食。」於下注云：「江水在此，吾不食言」，光武語也。東坡去「言」字，殆歇後也。「案」有成言「三字已見上句，則但用「吾不食」，意義自足，何歇後之云乎？常明未必有斯謬，必校者之妄加也。（同上卷十四）

【答沈南雷禮部書】歲前接手書並錢鵠雲觀察書，皆索僕所校查初白先生《蘇詩補注》，云香雨太守欲會合王、施兩家，共成一書。此正人人意中所共欲其如是者，不可不憊懇成之。弟前主北平黃崑圃先生家，見有此書底本，實勝今所梓者。如昔賢名其著者，大率舉其官封邑里，或字或號，而不直斥其名，如杜稱少陵、韓稱昌黎之類是也。今本乃一一名之矣。此在館閣奉命編纂，例當畫一；若私家所著，政不當爾。又其校對疎略，譌脫甚多，而本所援引亦間有誤者。不揆荒陋，輒爲通部校正，其義可兩通，自當從長。鄙說列在簡端，可具校也。然掃塵之喻，深歷而知其信然。今因索觀，復稍稍檢點，遺漏尚多，安敢即自信爲善本。向於施注，不過涉獵而已，今觀其中所引，亦有甚失本文之指者，恐此書亦大須商榷。若王注，則向未曾儲。昔人警警已多，但當精擇其善者耳。（同上卷十九）

王鳴盛（一七三二——一七九七）

【東坡用韻】東坡用韻，雜亂無章，隨意約略，隨手填寫，其于聲韻實一無所解。而後人因其名高，爭

附會，以爲不可及。即如開首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于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」，起用「兀」字「發」字，是人聲六月矣。原注：姑就今韻言之，取其易曉。而其下忽入「寔」字，則在十藥。藥與月不相通也。其下又入「惻」字「職」字，則在十三職。職與月亦不相通也。夫職與質、物、月、曷、黠、屑六韻不相通，此其顯然者也。今并十藥及陌、錫、職而通之，則人聲一部幾幾乎盡通，所存不過三韻而已，蕩然無復隄防界限。前人可以不作韻書，今人可以憑臆用韻，成何紀律乎？平上去入，至東坡時，行之已千餘年矣，東坡亦不能不遵用。既遵用之，又重違之，可乎？且此詩只十六句，除第三句、第十五句用平聲、無韻，置勿論外，其第五句用「隔」字，第十三句用「昔」字，皆在十一陌；第七句用「薄」字，第九句用「樂」字，皆在十藥。則句句用韻，似柏梁體矣。而其實卻又非柏梁體。進退無據，不可爲訓。東坡用韻之謬，摘之不勝摘，姑就首篇論之。鶴壽案：古韻分五支、六脂、七之爲三部，古音絕不相通。以《三百篇》證之（證從略）。東坡此詩，除第三句、第十五句外，以今韻言之，「兀」「發」「沒」「月」「忽」五字在六月韻，「寔」「薄」「樂」三字在十藥韻，「隔」「昔」二字在十一陌韻，「惻」「職」二字在十三職韻，「別」字在九屑韻，「瑟」字在四質韻。若以古音而論，則六月、十藥、十一陌、十三職各自爲部，惟九屑與四質可通。今蘇氏用十四韻而跨其五部，雜亂無章，誠有如先生所譏者。

《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》云：「嗟此本何常，聚散實循環。人失亦人得，要不出區寰。」《愛玉女潭中水既致兩餅》云：「誰知南山下，取水亦置符。古人辨淄澠，皎若鶴與鳧。」《次韻答邢直子由》云：「城南短李好交游，箕踞狂歌總自由。」《送顏復兼寄王鞏》云：「我衰日病君亦窮，衰窮相守正其理。胡爲一朝舍我去，輕衫觸熱行千里。」《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》云：「棠棣並爲天下士，芙蓉曾到海

邊郭。不嫌霧谷靈松柏，終恐虹梁荷棟桴。」《南都妙峯亭》云：「新亭在東阜，飛宇臨通闌。古甃磨翠壁，霜林散煙鬟。」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爲壽云：「旁資老聃釋迦文，共厄中年點蠅蚊。」峽山寺云：「忽憶嘯雲侶，賦詩留玉環。林深不可見，霧雨靈髻鬟。」同組字連用「韻」，似全無知識之人所爲。集中如此逞筆亂寫者甚多，略舉數章以明之。古人韻本如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，皆于同組字另作一圈，以爲識別，界限甚嚴。若如東坡，則何不概去其圈，混而爲一。蓋在東坡當日，初不知其爲病，一時後生小子，從風而靡，同組連用。東坡見之，亦不以爲病，且和其韻，存之集中。識既粗極，心又不虛，貽誤千古矣。鶴壽案：古人作詩不避重韻，況同組乎？《株林》連用二「夏南」，《采薇》連用二「之故」，《斯干》連用三「之祥」，《正月》連用二「自口」，十月之交連用二「而微」，《鞶車》連用二「庶幾」，《文王有聲》連用二「有聲」。同字尚連用之，況同組乎？司馬相如《封禪頌》云：「自我天覆，雲之油油。甘露時雨，厥壤可遊。」油與「遊」同組也。漢樂府《豔歌行》云：「故衣誰當補，新衣誰當綻。」鮑得賢主人，覽取爲我組。」組即「綻」字，非但同組，而且重韻，然古人不以爲意，今人則嫌其重複矣。東坡之文如萬斛泉源，隨地湧出，其詩亦然，未可以用同組韻少之。

《壬寅二月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》云：「忽憶尋蟆培，方冬脫鹿裘。」自注：「昔與子由游蟆培時，方冬，洞中溫溫如三二月。」案：黃山谷詩：「巴人漫說蝦蟆碚，試裹春芽來就煎。」陸游《入蜀記》：「過扇子峽，登蝦蟆碚。蝦蟆在山麓，頭鼻吻頰絕類，背脊炮處尤逼真。自背上深入，得一洞穴。石色綠潤，泉泠泠自洞出，垂蝦蟆口鼻間。」字書韻書皆無「碚」字，東坡省去「蝦」字，又作「培」，蓋韻書于上聲賄韻「培」字注云：「重也。」時年少，尚稍留意字學。

《送劉道原歸觀南康》云：「揭來東觀弄丹墨，聊借舊史誅姦強。孔融不肯下曹操，汲黯本自輕張湯。雖無尺筆與寸刃，口吻排擊含風霜。自言靜中閱世俗，有似不飲觀酒狂。」施元之注：「道原名恕，筠州人。介甫執政，道原在館閣，欲引真條例司，固辭。時介甫權震天下，人不敢忤，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。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，至面刺其過。介甫怒變色，道原不以爲意，或稱人廣坐，對其門生，誦言得失無所避，遂與之絕。此詩爲介甫發，以孔融、汲黯比道原，曹操、張湯況介甫。『口吻排擊含風霜』，蓋著其面折之實也。」愚《十七史商榷》力表恕史學爲宋人第一。東坡此詩爲道原出色，寫出狂直意態，沈鬱頓挫，詩固佳妙，而道原爲人亦活現紙上。

《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》云：「風雨蕭蕭夜晦迷，不須鳴叫強知時。多才亦被天公怪，缺食惟應爨婦知。」《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》云：「付君此事寧論晉，感我當時舊過秦。」下又云：「看君兩眼明如鏡，休把春秋坐素臣。」此七律不避重複字也。《刁景純席上》云：「誤入仙人碧玉壺，一歡那復閒親疏。杯盤狼籍吾何敢，車騎雍容子甚都。此夜新聲聞北里，他年故事紀南徐。欲窮風月三千界，願化天人百億軀。」《次韻張昌言喜雨》云：「千里黃流失故居，年來赤地到青徐。遙聞爭誦十行詔，無異親巡六尺輿。精貫天人一言足，雲興嶽瀆萬靈趨。愛君誰似元和老，賀雨詩成即諫書。」此七律不避出韻也。原注：「前一首或妄指爲出人體，奇怪甚矣。」《至常潤道中有懷錢塘》云：「從來直道不辜身，得向西湖兩過春。沂上已成曾點服，泮宮初采魯侯芹。」本是七律出韻，在東坡未必知唐韻，而恰與唐韻合，此撞著法也。若《游羅浮山示兒子過》七言古，用京、鳴、明、生、耕、彭、橫、輕、庭、經、銘、卿、平，而中忽

雜以「雲谿夜逢瘖虎伏，斗壇畫出銅龍吟」，則吾不知之矣。（編者按，七集本、施注本、類注本吟「作瘖」，是。）

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》云：「寶公骨冷喚不聞，卻有老泉來喚人。」俗稱蘇明允爲蘇老泉，又以其《嘉祐集》爲《老泉集》。果爾，東坡豈作此語。然南渡陸象山文集已呼明允爲老泉，則其來已久。（《藝術編》卷七十八）

【便旋】東坡詩，施注殘闕，邵長蘅《補注》于《出獄》詩「出門便旋風吹面」，引《定三年左傳》：「夷射姑旋焉。」杜注：「旋，小便也。」《政和證類本草》載《雷公炮灸論序》云：「囊皺旋多，夜煎竹木。」注云：「多小便者，夜煎草薢一件服。」則「旋」訓小便固是。但「旋」本句宣切，《定三年》釋文無音。今坡乃讀作去聲，或疑《廣雅》：「徘徊，便旋也。」此字在霰韻，隨戀切，遠也。當從此音。蓋出門而行步周折，從容自如之狀，正見欣喜，非謂小便，注誤。予謂韓昌黎《石鼎聯句序》云：「道士起，出門若將便旋然。」坡正用此語，而韓集「旋」亦無音，故輒以己意讀作去聲。古既無音，似可兩讀，非邵之誤也。（同上）

【李陵答蘇武書】《李陵答蘇武書》載入《文選》，蘇子瞻以爲齊梁間人所僞託。人皆稱子瞻有識。劉知幾云：「此書不類西漢人，殆後來所假也。」則此論不始于子瞻矣。但江文通《上建平王書》已用少卿拋心之語，則似非僞作。鶴壽案：《劉子元史通》云：「李陵集有《與蘇武書》，詞采壯麗，音句流靡，觀其文體，不類西漢人，殆後來所爲，假稱陵作也。遷史缺而不載，良有以焉。」蘇東坡《答劉沔書》云：「詞句儂淺，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，決非西漢文。」《浦二田史通通釋》云：「決陵此書爲假作，具眼在坡老之前。」又言：「海虞王侍御峻爲予言：『子瞻疑此書出齊梁人手，恐亦強坐。』江文通《上建平王書》已用少卿拋心之語，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？當是漢季晉初人擬爲之。」今案：先生此條，全錄二田說。（同上卷八十）

許昂霄

【哨遍】蘇軾先言景，後言情。先言晝，後言夜。層次一絲不紊。樓敬思云：「詞到工處，未有不靜細者。」此亦靜細之一端也。銀燭押簾二句先從室中說起。初雨歇六句次言景象。方杏廳勾蘇五句次言物類。獨立斜陽二句勒住。便携將佳麗二句接入行樂。撥胡琴語二句鳴弦。看緊約羅裙三句看舞。顰月臨眉三句徵歌。君看今古悠悠至末總收。（詞綜偶評）

【水龍吟】與原作均是絕唱，不容妄爲軒輊。思量却似無情有思貫下文六句。曉來雨過三句公自注云：「舊說楊花入水爲浮萍，驗之信然。」（同上）

【浣溪沙】松間沙路淨無泥，瀟瀟暮雨子規啼，何減「兩邊山木合，終日子規啼」耶？休將白髮唱黃雞香山詩：「聽唱黃雞與白日。」（同上）

【念奴嬌】一起真如太原公子楊裘而來。若「亂石」數語，則人人知其工矣。一時多少豪傑應上生下。故國神遊二句自敘。一尊還酹江月仍收歸赤壁。（同上）

陳僅

【陳詩香】問：「古詩聲韻當何從？」作古詩，聲調須堅守杜韓蘇三家法律。至用韻，當以杜韓爲宗主。韓詩間溢入叶韻，蘇詩則偶有素界處，不可爲典要也。（竹林舊問）

【問】：沈歸愚謂東坡長於七言，短於五言，其說然否？【坡公五言有兩種：一則兀畧淋漓，法韓而變其境界；一則冲夷蕭散，學陶而參以禪機。蓋其氣節崢嶸似韓，胸懷超曠似陶，故學焉而能備正變之體，歸愚說未當。（同上）

【問】：東坡《醉石道士》詩二十八句，而二十六句皆設假象。坡公以前無此格，當是獨創。】《詩經》《甫田》《衡門》《鶴鳴》，全篇皆設譬。《鶴鳴》章末二句，雖露誨意，而仍用假說，妙在不離不即之間。坡詩本此，讀者自不覺耳。（同上）

朱緒曾

【東坡三過堂詩】橋李本覺禪院有東坡《三過堂詩碑》七律三首嵌壁間。東坡熙寧五年攝開封府推官，乞外。通判守杭州之明年，適潤州，過此，以詩贈蜀僧文長老，「萬里家山一夢中」云云，此一過也。後六年，自徐移湖州，過此，文老且病，詩云「愁聞巴叟卧荒村」云云，此再過也。又十年，自翰林學士累章請郡，除龍圖閣學士、知杭州，又過焉，文死矣，詩云「初驚鶴唳不可識」云云，此三過也。慶元初，蜀僧本覺來住山，得公第三詩於禮部尚書楊汝明家，遂集帖字，同前二詩登於石。尚書西歸，題字于賢良鄧諫從之左。住山元澄作堂，曰「三過」。嘉定甲申，潼川居簡記。居簡亦蜀僧，有《北磻集》，此記在集中。居簡以本覺爲慶元中僧。寶佑乙卯，前差通判昭信軍徐聞禮《本覺禪院記》曰：「本覺創自李唐，迄今數百載。熙寧間，蜀僧文長老來此主禪席，蘇文忠公三過門而三賦詩。淳祐辛